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吴智刚

中国外汇管理局8月27日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的通知》,决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在北京、广东、山东、江苏四地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此项试点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实现了16年之久的国家集中管理外汇的制度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也将导致中国基础货币发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解开多年来自缚的、致命的死结,使中国宏观经济释放出澎湃的新鲜活力。

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始于1994年,并轨制“规定将所有外汇额度交由国家(央行)统一管理。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过去“穷怕了”的缘故。由于过去外汇积累不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企业对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需求急增,而短缺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于是国家把外汇额度集中管理,可以“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优先满足国家重大项目和紧迫项目的需求。应该说,这种集中管理的外汇制度曾经对中

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16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已经鸟枪换炮。根据央行公布的数字,截至2010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4543亿美元。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使中国不仅要承受外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同时,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使央行难以管理:如果大量购买外国国债,等于用中国的钱去鼓励外国人消费,而且还面临着资产安全和保值的问题。在国内来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需要发行人民币来冲抵,这就导致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人民币购买力被稀释,通货膨胀持续发展等各种问题。此外还导致国内企业用汇不方便、不及时、不灵活的弊端,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最严重的是,外汇储备集中管理的制度,还直接绑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绑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需要发行人民币来冲抵,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就只能不断地被动增加,这些被动增加的人民币被称之为“外汇占款”。2009年,中国GDP达到33.54万亿元,比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92倍;而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增长705倍;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从1978年的212.03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22万亿元,达到1037倍。货币供应大幅高出同期GDP和CPI增长之和。

在这种制度下,央行常常是一边发行人民币以冲抵新增的外汇储备,而一边则提高银行存贷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以收缩流动性,经常是自己的左手和右手打架。可以这么说,时隔16年之后,外汇集中管理这项制度,已经慢慢地发展为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死结。现在外汇局开始在京、粤、鲁、苏四地实行“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的试点,说明央行下决心来解开这个死结,而且有可能进而导致基础货币发行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项试点工作的推行,将有助于解除弊端,从各方面催生中国经济的活力。首先是有助于藏汇于民,利好于用汇企业。过去企业出口盈利之后,其外汇都要交由央行管理,当自己需要用汇的时候,则需要向外汇局申请,手续繁多,费时费力。现在,试点地区的企业出口盈利之后,可以存在境外,需要用汇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不仅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成本,而

且还由于有外汇存于境外,当需要在境外融资的时候,更有了信用。这样,企业就可以更灵活、更及时地把握商机,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是可以为基础货币的发行松绑,使基础货币可以视国内经济情况而定,有利于控制人民币流动性。京、粤、鲁、苏四地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基地,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7月)的出口额约占全国总出口额的57%,如果这四地的出口收入都存在境外的话,中国将可大量减少“外汇占款”,减少为冲抵外汇储备而发行的基础货币。

其三是有利于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随着减少为冲抵外汇储备而发行的基础货币,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将得到控制和改善,目前国内“互你玩”、“躲你狠”等通货膨胀的趋势也将得到控制和改善。

其四是有助于减轻央行管理外汇储备的压力,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笔者认为,这项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央行应该视试点的情况适时改进,并适时在全国推广。

焦点评论



ICLONG/供稿

财经漫画

温州民企涌向房地产令人忧

实话实说

统筹城乡发展比“农转城”更重要

黄枢梓

重庆户籍改革计划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户口。据该市介绍,今、明两年内会把过去10年积累的农民工进行转户,成为城市居民,给予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虽然该市官员否定了“政府以户改换农民土地”的说法,但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让人放弃质疑。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土地换户籍、换社保的做法,已经从沿海蔓延到内地,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居民城镇化的一种举措和途径。笔者认为,以土地换户籍、换社保的做法,既是不公平的,也是城乡“二元思维”的沿袭。最全面、最彻底的户籍改革应该是取消户籍“壁垒”,不分城镇农村户籍,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都有社会保障。城镇户口之所以还是绝大多数农民眼里的“香饽饽”,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政府没有像向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样,平等地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向农村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从而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因此附着于城镇户籍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远远比农村户籍高得多。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党中央、国务院早就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格局”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正在多方面采取

措施解决“三农”问题,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尽管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国家现有财力有限,在改善的程度上尚不尽人意,难以满足“三农”的实际需要,但我坚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会逐步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既然如此,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消除“二元格局”比推进“农转城”的所谓“户籍改革”就显得更重要,也更加理性、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稳定、和谐、进步和发展。如果各级地方政府都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格局”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路行事,就无须再刻意地“折腾”什么“农转城”的“户籍改革”,而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上,致力于在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均等化,在社会保障上尽快缩小城镇与农村的差距。只要政府对城镇与乡村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从无到有并逐步提高,趋向与城镇居民平衡,城镇户口就会不再像“香饽饽”一样令农村户籍者趋之若鹜,户籍“壁垒”也就自然而然地拆除了。

经济时评

经济重回升势要避免穿旧鞋走老路

姜山

忽如一夜春风来,周三公布的各国经济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好于市场预期,中国8月PMI指数回升0.5个百分点,达到51.7%,在连续三个月的回落之后首度出现回升,显示经济增速回落势头开始放缓;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第一季增长1.2%,相较一年前扩张3.3%,创出三年来的最快增长速度;而后是欧元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达到55.1,好于市场55.0的预期;而7月以来大多下滑的美国经济数据晚间亦出现好消息,8月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56.3,大幅强于预期的53.0。

一系列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缓解了投资者此前的紧张情绪,在万点关口盘桓数日的道指当日晚间高开高走,全天涨幅超过2.5%,非美货币借机反弹,欧元一度升破1.2850,原油突破74美元,周四的亚太股市也是一片涨升之声。

对于未来经济的再度走软这一趋势,

的极端紧缩举动,但对于信贷和地方融资平台的控制显著的使经济出现降温,因此,一旦未来政策放松,中国的经济重新回到快速增长轨道应无太多的疑虑。

影响未来政策走向的,目前看起来主要还是通胀数据,由于农产品在7月以来出人意料的大幅飙升,使得原本预期在三季度就明显回落的CPI可能持续盘桓于高位,部分机构甚至预测8月的CPI将达到3.5%以上的高位,从而带来不对称升息的可能性。不过,基于环比因素和政府对于农产品价格的有力控制,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回落所带来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下滑,我们认为CPI持续高涨的可能性并不算大,甚至到四季度,CPI的下降就将为政策上的放松开启大门。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并未找到一个新的稳定增长模式,金融放松,很大程度上仍将是投资增长来起到拉动经济,而这一行为很难长期持续。此外,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但一旦金融出现放松,调控的作用能否持续尚存疑问,如若房价因此大幅反弹甚至再度走升,

政策上又将重新面临两难局面。因此,完善相关制度,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显然,中国经济健康成长,结构调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去年以来,政府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真正实现转型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而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来实现消费升级,带动经济增长,也依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个税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等牵涉面极广,无法在短期之内快速解决,需要既得利益各方做出艰苦的让步,而这些问题的进展速度无疑直接影响到转型速度。

外围方面,我们依然无法忽视美国因素,而这也同样考验美联储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智慧,在做出再度放松货币政策这一姿态的同时,美联储能否有新的有效举措改善金融市场环境,而奥巴马政府是否可以在国会面临中期选举的困难时期推出新的有力度的经济刺激举措,也将是未来市场的看点所在。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

国际观察

别对美国放松出口管制 寄望太高

张莱楠

日前,奥巴马宣布将启动出口管制体系的重大改革,这意味着如何为美国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将是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系。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何去何从?这是奥巴马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短期来看,以刺激需求和清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作为重点,以求恢复市场信心,而长期看,“再工业化”将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因此,围绕这一核心,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无论是先前提出的“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贸易救济措施”,还是即将推出的“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可以说,代表着“美国制造”战略转向的一揽子计划已然凸显出清晰的轮廓。

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美国为何对实施五十多年来的出口管制体系“动刀子”?这说明,出口管制体系已经成为制约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严重障碍。

美国现行出口管制体系主要基于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以及《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和《美国出口管制商品清单》两个重要的出口管制文件形成的。美国出口管制制度的重要意图就是阻止其潜在对手获得先进技术和物资,以维持美国的技术和战略优势,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出口管制体系在打击别人的同时也扼杀了自身发展的空间,造成了贸易的失衡。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潜在对手,美国不仅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还在2007年将中国单列,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控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从他国进口。数据显示,由于对华高技术出口的严控,中国高技术产品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如果按2001年的进口比例推算,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至少损失330亿美元。

事实上,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而在高新技术对外输出的壁垒打开前,高端市场的贸易份额更多被欧洲占据。以2008年为例,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3400亿美元,美国占7%,低于欧盟的9%和日本的14%。

金融危机更让美国意识到,离开了中国,美国的出口战略也将成为泡影。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前景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结构调整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对三个出口而言,中国市场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首先,经济增长强劲。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9年底,美国对华的货物出口总额从9年前的162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近700亿美元,9年内增加了3.3倍,比增幅第二的巴西高出近260%。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只增加了29%。

其次,市场份额显著提高。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在美国的货物出口份额中,中国市场的比例从9年前的1.5%上升到如今的6.6%。中国在2007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除北美加拿大、墨西哥市场外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比重将继续提升。

再次,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总需求。美国财政部近期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这一年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而美国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3%。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超过出口增速,今年前7个月,我国出口增长35.6%,进口增长47.2%,中国进口对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美国出口更加至关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成就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首选,美国必须打破进一步向中国市场的种种束缚。根据奥巴马2009年8月13日的总统令,一个由涉及出口管制的所有联邦部门组成的跨部门工作委员会正在对现有的出口管制和许可制度进行评估。不过,正如出口管制是在权衡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后的政策选择一样,放松出口管制也是一种利益权衡之后的选择。美国试图改变低端技术和先进技术界限模糊的管制体系,建立一个分层次的出口管制体系,其根本意图在于在放松对一般技术的出口限制打开中国市场的同时,依然在最敏感的核心技术周围建筑起“高墙”,以便集中精力加强对核心技术出口的管制,在提高关键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强化国家安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打算放开出口管制的同时,其贸易代表又表示十分担忧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确保“自主创新”政策不会对海外市场构成歧视。可见,改革出口管制体系完全服从于美国战略转型需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中国更需要的是大力推动和鼓励国内企业和产业的自主创新,“练好内功”进而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同时,我们也必须做好应对新的贸易壁垒的战略准备,如何通过贸易结构的升级转型、资本深化,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价值,实现利益分配的均衡,才是中国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邮箱至p111@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社评论部(518026)。